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汉语词汇语法论考

江蓝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汉语词汇语法论考

江蓝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语法论考 / 江蓝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3906 - 6

I. ①汉… II. ①江…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②汉语—语法—
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644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韩大伟

责任印制 *



出版

社址 北京景泰街15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字数 335千字

定价 6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序 言

我的专业方向是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走上专业研究道路的早期主要着重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而后兴趣转到汉语历史句法研究。从2000年到2008年间，我先后出版了三本专题论文集：《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著名中青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近代汉语研究新探》（商务印书馆2008年）。本文集所收论文绝大多数是没有收进上面三个文集的，其中有两篇一两年前就已被刊物录用并看过校样，但因各种原因迄今还未见书，还有三篇是近两年撰写的学术研讨会论文，交稿时尚未发表。本文集分词汇、语法、辞书三个单元，历史词汇和语法是我的本行，以前已做过一些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辞书编纂和修订是我最近七年中新从事的工作，其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多说几句。

2005年下半年开始，应我院语言研究所科研工作需要，我放下手头的专业研究转向辞书编纂和修订，除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大词典》外，又先后担任了《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主持人，全面负责修订工作（我把它称之为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意大利学者J. J. 斯卡利格（1540—1609）有一段名言：“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吕叔湘先生在纪念《现代汉语词典》出版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因此在接手上述工作之前，我就做好了吃苦受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这几年的实践使我有以下几点切身体会：

（1）词典的科学性强，既要全面准确记录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又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贯彻和引导规范。“典”者，典范也，原则上是容不得有错

误、有硬伤的，这一点跟学术著作的性质很不同，因而编纂者修订者的责任重大，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2) 词典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编写者具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语文素养，纵贯古今，横跨百科。语文类词典不仅要求编纂者具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语言学的学养，还要通晓现代语言学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各方面的知识。因此，编修辞典的过程就是不断补课、不断学习的过程。

(3) 词典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求有科学的定位、合理的框架、严密的体例，而且鉴于词义的系统性，要求在收词和释义上要做到词典内部自成系统，互相照应，严丝合缝。因此，词典编修者脑中要有一盘棋，做到“眼观六路，心有全局”。

(4) 编词典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复杂、细致、琐碎。词典内部的环节多，符号多，注音、标点等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允许出错。要善于以简驭繁，用最少的篇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还要为读者着想，做到易查检、便于使用。

(5) 编词典是一个永无止境、永远有遗憾的工作。从语言的本质属性上说，语言变异是绝对的，而稳定则是相对的，词典记录的语言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再加上人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总难免有需要纠正和完善的地方，所以需要不断修订更新。

《英语词典》主编约翰森（Samuel Johnson）谈自己编词典的体会时说：“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这真是绝妙绝伦的比喻！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新华字典》第11版（2011年7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年7月）已先后出版，我们团队身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两座，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座更大的大山没有挖完，还得继续挖山不止。辞书编修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在苦中也有“甘”，那就是我得到了一次把书本知识和专业研究的经验综合运用到辞书编纂实践中去的机会。我们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主张学以致用，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字无补”。能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我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有用，学术研究有社会价值，内心还是欣慰的。

七年来，编修词典、审稿几乎占用了我全部的工作时间，但出于对汉语史研究的兴趣，特别是编修词典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都离不开历史的考察，我还是挤出时间陆陆续续写了一些专题论文。这些文章有较强的问题意识，选题多从实际语言现象出发，为了解决现实语言中的实际问题而进行历时的或横向的考察分析，在解释力方面，自感比起以往或许略有长进。今逢我院学部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遂按要求编次成集；又因其中绝大多数文章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同时，又特别着眼于汉语的特点，综合运用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等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知识和方法探源溯流，故名之曰“论考”。

商务印书馆何瑛博士帮我按体例把原文中的尾注改为当页脚注，感荷于心，顺表谢意。

江蓝生

2012年9月4日

目 录

序 言	(1)
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	(1)
语词探源的路径	
——以“埋单”为例	(10)
说粤语词“是但”与“乜嘢”	(24)
说“蹀躞”与“啁瑟”	(41)
台湾地区词(四则)音义考	(55)
语词小札	(70)
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	(80)
也说“汉儿言语”	(99)
变形重叠与元杂剧中的四字格状态形容词	(133)
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	(153)
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	
——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	(178)
隐含义的显现与句法创新	(207)
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	(224)
《现代汉语词典》与吕叔湘先生的辞书学思想	(259)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概述	(268)
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革新	
——谈谈字母词的身份与规范	(302)
生活中的语言学	(319)

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

考释词义，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是归纳法。即把搜集到的有关语言材料加以排比，根据上下文推敲玩味，从而归纳出某一词语的意义。材料越丰富，对词语的意义、使用场合等了解得就越全面、越深刻。归纳法是十分有效的方法，也是考释词语时首先考虑使用的方法。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单单使用归纳法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当被释词语只有孤例时，归纳法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有时尽管搜集到数个例子，但分属几个义项，也跟孤例差不多。其次，只根据上下文（或曰语境）归纳词义，有时不易捕捉一个词语的核心意义，弄不清是基本义还是派生义，理不清一个多义词各个义项之间的内部联系，容易犯随文释义的毛病。举个例子来说，唐代王梵志诗：“巡来莫多饮，性少须自监，勿使闻狼狈，教他诸客嫌。”前两句说：酒席宴上依次斟酒时不要多喝，酒量不大应该自我约束。第三句的“闻狼狈”张锡厚先生注：“闻狼狈，谓闻到呕吐物的气味出现的窘态。”^①郭在贻先生云：“闻，模样也。‘闻狼狈’犹言‘样子狼狈’或一副狼狈相。”^②也就是说，张氏认为“闻”就是通常的“嗅”，郭氏认为“闻”是“模”的假借字。笔者认为此二说都不够妥帖，张说明显地增字而释，不切原诗本意；郭说以“闻”为“模”，二字在语音上难以互通，而且文献上的证据也嫌不足。那么“闻狼狈”的“闻”到底应作何解释呢？由于是孤例，用归纳法很难解决（详见下文（四））。

当归纳法不能奏效时，我们可以尝试用演绎的方法来另辟解决问题的蹊径。归纳法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演绎法则相反，是运

①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首。

② 郭在贻：《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见《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用一般规律来解决具体问题。演绎法的使用是以我们对于汉语发展史中的普遍规律和对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的认识为前提的，我们认识的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越多，运用演绎法的场所就越加广阔。实践证明，演绎法可以在一定场合弥补归纳法的某些不足，打破归纳法的某些局限，对于训释词义、考求本字和语源比较有效。下面从四个方面举例说明我们所进行的一点尝试。

一 合成词中联合结构的同义复词居多

汉语很早就有从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变化的趋势。据统计，唐代韩愈、柳宗元文章中的复音词数量是先秦《左传》的二点五倍^①。而在复音词中，联合式合成词所占比率最高。据祝敏彻先生统计，《朱子语类》中共有各类复音词二四九三个，其中联合式词有一六二一个，占百分之六十五，^②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同义或近义词素组成的同义复词。这一现象已被中古许多文献证实。根据近代汉语复音词的这一构词特点，当我们遇到一个疑难的复音词时，如果能在结构上认定它是联合式，就可以根据其已知的一个词素来推测和论证另一个词素的意义。比如：

这汉子怎消_·洋这一口气，一直奔到西门庆生药店前，要寻西门庆厮打。（《金瓶梅词话》9回）

“消洋”，白维国《金瓶梅词典》^③释作“平息；消除”，李申《近代汉语辞杂释》^④释作“消除掉，按纳下去”。从上下文来看，白、李二位的解释都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消洋”应作“消除”解，还须深究。白书限于体例，未释原由。李文认为“洋”是“漾”的借字，义为“抛掷、

① 赵克勤：《古汉语词汇概要》，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章。

② 祝敏彻：《朱子语类句法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章。

③ 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81页。

④ 此文为提交给中国语言学会第七届年会的论文，可参见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丢弃”，举《金瓶梅词话》中“月洋水底”（12回）“洋奶”（32、33回）为内证，另举元明戏曲中“我为甚将几陌黄钱漾在水里”（元曲·青衫泪，二折）“漾却苦李，再寻甜桃”（明·琵琶记·书馆悲逢）等为外证。但是，李说有可疑之处：其一，《金瓶梅词话》中“月洋水底”的“洋”为“摇晃、晃动”义，“洋奶”之“洋”为“液体上涌”义，均非“抛掷、丢弃”义。其二，“消洋”一词在结构上如为同义并列，那么“消洋”的“洋”应跟“消”义近或义同，“洋”如果如李文所说为“抛掷、丢弃”义，那它跟“消”的“消化、消解”义既不相同又不相近。因此李说难以令人信服。今考，“消洋”的“洋”在古代韵书中写作“烺”。《广韵》平声阳韵：“烺、洋，与章切，烺，硝烺。”《集韵》平声阳韵：“烺，烁金也。或作烺。”据此“消洋”实为“硝烺”的同音借字，其义为金属融化。敦煌变文中有“烺铜”一词，或作“洋铜”（敦煌写本《大目乾连变文》）；今吴语方言有“烺雪”之语，即化雪。释藏中偶然也写作“消洋”，如《毗耶婆问经》卷下：“极大愁苦，举体热，以热故，身则消洋。”（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频伽藏）此言身体因体温高融化为液体。俗体字有偏旁类化的倾向，从“火”则写作“硝烺”，从“水”则写作“消洋”。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用演绎的方法推测了“洋”的意义，并用古代韵书和释典进行了考证，从而获得了对“消洋”一词的确诂。

二 构词上的类化现象

汉语在构词法上有一种类化构词的倾向。所谓类化构词，是指甲、乙两个字（语素）以某一结构方式组合为合成词，那么跟甲或乙词性、意义相同的字（语素），可以替换甲或乙进入这一结构，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跟原合成词同义的词。比如“乘凉”一词，唐代有“趁凉”“追凉”“逐凉”等同义词^①，其中“趁”“追”“逐”为同义词，都是追随、追赶的意

^① 例如：趁凉行绕竹，引睡卧看书。（白居易）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杜甫诗）使人远来冲热，且向窟里逐凉。（燕子赋）

思。现代“下雨”一词，在不同的方言里或说“落雨”（上海话），或说“邊雨”（福州话），或说“落水”（广州话）。其中上字“下”“落”“邊”为同义词，下字“雨”和“水”为近义词。根据类化构词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在考求词语的意义时确定一个合理的思路。比如：

（宝玉）笑道：“你们吃体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
 餐茶吃！这里并没你吃的。”（《红楼梦》41回）

各家解释如下：

（1）餐——这里音蹭（cèng），揩油沾光的意思。与北京方言“拿蹭儿”义近。（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餐：此处“餐”应即“蹭”（cèng 层去声），有揩油、借光的意思。（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

（3）餐 cī（读作 cèng）：北京一带方言。揩油沾光的意思，现多写作“蹭”。如说“蹭顿饭吃”，就是到别人那里讨便宜白吃饭。（旧行本写作“撤”）^①（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

（4）周定一《〈红楼梦〉词汇中的标音问题》：“餐（餐）茶吃”即沾人家的光去喝茶。但作者用的是哪里的方言？待考。（《中国语文》1989年第6期）

以上（1）（2）（3）均径释“餐”为 cèng（蹭），可疑的是《红楼梦》里有“蹭”字，如“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6回）“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23回）。以上三说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写作“蹭茶吃”而写作“餐茶吃”，而且“餐”cī和“蹭”cèng的语音并不相同，所以很难令人信服。

《金瓶梅词话》里有跟“餐茶”相类的“雌饭”一词，从语音和语义两方面判断，“餐茶”的“餐”和“雌饭”的“雌”应该是同一个俗语动

^① 撤茶，前人未释。今疑“撤”本字为“掣”chè，义为“极快地擦过去”，如“风驰电掣”。“掣”有“擦”义“抽”义，跟餐（跣）茶、雌（跣）饭以及今语“蹭饭”“蹭车”构词心理一样。

词。如：

A 你还在这屋里雌饭吃！（85回）

你是我老婆，不顾瞻我，反说我雌你家饭吃，我白吃你家饭来！（86回）

此外还有“雌汉（子）”和“雌着”的说法：

B 贼侄刺骨雌汉的淫妇，还强说什么嘴！（72回）

俺每这里还闲的声唤，你来雌汉子！（72回）

C 我去时还在厨房里雌着，等他慢条丝礼儿才和面儿。（11回）

我心里不耐烦，他爹要便进屋里推看孩子，雌着和我睡。（58回）

翻检各种解释《金瓶梅词话》的辞书，一般都据上下文释“雌饭”为混饭、白吃饭；释“雌汉（子）”为偷汉子，妇女与男子偷情或用手段讨好男子；释“雌着”为逗留、待。由于没有找出“雌”的本字，所以上面的解释都未能完全切中要害，更看不出A、B、C三种用法在意义上的联系。李申上举文认为“雌”是“覷”的借音字，引清代恽敬《大云山房杂记》为证：“江北呼覷如雌，伺也；今吴人以伺人食而食为覷饭。”我们认为恽敬的解释也不可信据。因为：a. “雌”cī与“覷”sì声母与声调均不相同，今吴语二字也不同音；b. “覷”的窥伺义跟A组B组例子的意思不完全吻合，在C组例子里则完全讲不通。也就是说“雌”与“覷”在语音、语义上都不相吻合，“雌”不是“覷”的假借字。那么“覷”和“雌”的本字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类化构词的规律，我们不妨假设“餐茶”“雌饭”的cī应跟北京话“蹭饭”的“蹭”为同义或近义动词，这个读音cī、意义与“蹭”相同的动词应该是“跣”。“跣”在北京话里为“脚下滑动”，如“脚一跣，摔倒了”（见《现代汉语词典》）。在今山东、杭州等地方言中，“跣”cī（不同于上声的cǐ，踩踏）义为用脚在地上摩擦，如：把鞋底的泥跣跣！跣跣脚。显然北京话里的“脚下滑动”义也跟脚在地上摩擦有关。也就是

说方言口语里确实有个跟“蹭”意义相同的念作 cī 的俗语动词存在。由今推古，既然现在北京话有“蹭饭”一词，那么在明清之时不说“蹭饭”而说“雌（跣）饭”“餐（跣）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已被《金瓶梅词话》里的“雌饭”、《红楼梦》里的“餐茶”所证实，也就是说，“沾光吃饭、揩他人油”这一意思，明清时候说“跣饭”，现在选择了跟“跣”意义相同的“蹭”替代“跣”，说“蹭饭”。从“跣饭”改变为“蹭饭”是类化构词原则起了作用。实际上“揩油”跟“跣饭”“蹭饭”的构词义理相同，“揩”为“擦”义，跟“跣、蹭”义近；“油”跟“饭”同属食物类名词。

找出“跣”为“雌、餐”的本字，推寻“跣”意义引申的线索，上举《金瓶梅》各例都可以得到合理的、准确的解释。“跣”的基本意义是“摩擦”，由此引申出下列各义：

跣：摩擦 { 因摩擦而沾上：沾光，揩油（挽茶 | 雌饭 | 雌汉子）
缓慢移动：拖延，磨蹭（在厨房里雌着 | 雌着和我睡）

三 词义类同引申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义词互相影响，在各自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往往进行类同方向的引申，产生出相同的引申义。^①比如上面说的“跣”和“蹭”是同义词，它们在共有的“摩擦”义的基础上，进行了类同方向的引申，都产生出了（1）沾光、揩油；（2）拖延、磨蹭这两个引申义。根据这一规律，当我们遇到一个难解词时，可以看看跟它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一些词有哪些引申义，看看用那些引申义来解释这个难解词是否可通，如果语义吻合，就可以斟酌采纳。比如：

秤锤落东海，到底始知休。（寒山诗）

^① 反义词或意义相对的词有时也可能发生词义类同引申，限于篇幅，此文不述。可参见拙文《相关词语的类同引申》（*Analogous Extension of Word Meaning, E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es, 1993）。

吴国大相，国之_知垓首，王今伐吴，定_知自损。（《伍子胥变文》）

信心布施，直须欢喜；若人些些酸屑，则_知果报不遂。（《丑女缘起》；“酸屑”为皱眉意）

以上各例中的“知”，蒋礼鸿先生均释为“语助词，没有意义”（见《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释虚字》）。我们认为蒋先生所举例中，有的可能确实是没有意义的语助词，但其中大多数难以用语助词解释，拿上面三例来说，就很可疑。我们认为上面三例中的“知”是表示“依情理可能出现某种情况”，是个表示将然的助动词，相当于现代汉语里“植物无水会死”的“会”。就是说“始知休”意为“才会停止”，“定知自损”意为“必将会使自己受到损害”，“则知果报不遂”意为“就会果报不如心愿”。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的是同义词类同引申的规律。

“知”跟“解”“会”在“理解、领会、知晓”义上是同义词，它们都引申出 a. 有能力做某事；b. 依情理可能出现某种情况的意义，例如：

解 a：月既不_解饮，影徒随我身。（李白，月下独酌）

解 b：如吃饭相似，只管吃，自_解饱。（《朱子语类》卷3）

会 a：锄禾刈麦，薄_会些些，买卖交关，尽知去处。（庐山远公话）

会 b：长风破浪_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之一）

知 a：小儿_知谈，卿可与语。（世说·排调）

知 b：始_知休 | 定_知自损 | 则_知果报不遂。（上举各例）

“会 b”出现的确切年代不详，但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句中“会”字表示对未来之拟测（相当于“将”“应”）来看，它的出现要比“解 b”和“知 b”早。在现代汉语里，“解 a 解 b”和“知 a 知 b”已被“会 a 会 b”替代了。由此可知，同义词的类同引申是个历时的现象，不一定发生在同一时期。

词义的发展变化不是单个地、孤立进行的，往往要受到相关词语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考求一个词语的意义时，也不能孤立地就这个词去考证这个词，而应把它放到某一时期的词义系统中去观察。这就是我们依据类